

蘇聯文藝叢書

蘇聯 · 楊金著

程代熙譯

一個斯達漢諾夫 工作者的筆記

人民日報印行

蘇聯文藝叢書

一個斯達漢諾夫
工作者的筆記

蘇聯·楊金著

程代熙譯

人民日報印行

譯自 莫斯科外文出版局1950版

蘇聯文藝叢書

27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版

上海造 0001—1500 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總 5274 36K 128P. 全4,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三四年，我到了烏拉爾省，克拉斯洛拉爾斯克的克羅斯洛格茲蒂耶斯卡亞銅礦場。

我常常回憶着我第一天到礦上時底那種情景。在表面上，對於剛找到工作的年青人來說，那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但是礦上給我們這些從集體農莊來的新人的那種熱烈歡迎，就使得這成為值得紀念的一天了。有專門負責的人來照顧我們，他們費盡心思地使我們在這樸實的小礦鎮上，盡可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下來。

我們還沒有開始工作，名字也還沒有登記在工資表上，但是總不斷的有人來告訴我們身邊的一切方便：這裏有熱水，有閱覽室，有洗衣房，如果我們需

要製新裝的話，這兒還有成衣舖。

我們住着的宿舍，自然不是一幢高樓大廈，但卻是一幢簇新的，住起來非常舒服的房子。宿舍的管理人經常跑進跑出的來問這兒的溫度是否適宜。因為職工會和青年團的檢查員們是經常跟在他們後面的。

我曾聽人說起並且還讀到過很多關於人們在初次下礦時所經歷的感覺。有的說：「總是提心吊膽的害怕那沉重的岩石會從頭頂上掉下來。」另外的人又說：「那陰晦的地層會悶得人透不過氣來。」但臨到我的頭一件事，卻覺得礦底下是如春的溫暖。

我是在鄉村裏生長大的，而一向又是幹莊稼活的；對於這大規模的工業，我連一點印象也沒有，對於五年計劃的新的建設工作，龐大的工廠和礦場，我完全是從報紙上知道的。雖說我在「新農夫集體農莊」——我和我的妻子在一九二八年就加入這個集體農莊了——裏還有着很多的工作，但是，當一有了機

會，我就巴望着到烏拉爾去工作。我要用更大的熱情去作一些事情。

礦上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因為他們只給我們做最簡單的工作；開始時，我是一個鏟工。等拿着電鑽的礦工在鑽面上打好了炸眼，把礦石炸開了的時候，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它鏟到載重車上去。但是，即使像這樣簡單的體力勞動，我所作的也是大規模的機械化生產過程中的一部份。在有一個時期，蘇維埃工廠所製造出來的，最新式鑽子的生產力確實是非常的高。

鏟工是兩部機器進行中的一個環節。堅硬的銅礦先是用鑽子鑽，然後把炸藥裝在炸眼裏，把岩石炸成了小塊。我們的工作就是努力把鑽面上炸鬆了的礦石鏟乾淨，動作要快到好讓那載得滿滿的車子川流不息的流到起重機那裏去。

這一切都依賴着工人動作的敏捷和熟練。

我一定要好好的幹，我在私底下自語着。

我不久就結識了礦場上的其他人們，並且還結交了幾個朋友。雖說在一個長時期裏，事實上就有一年多的時間，我沒有被升擢過。我下了決心要在這兒待下去。我已經嚐到這個工作的一些滋味了。我有一個祕密的願望，就是想成爲一個高度熟練的工人，但是，我又不願自己去拚命的找門路。終於，有一天鑽工組的組長。米克海爾·葛里戈尼耶維契·庫爾閏葉夫來向我說：

「你願意到鑽面上去工作嗎，依拉里昂？我看你已經摸到一些門路了。你說怎麼樣呢？」

「我願意。」

「那很好，聽我說吧。」我們一塊坐下來。在這黃昏裏，庫爾閏葉夫告訴了我作一個鑽工所必須知道的一切。他講解着如何堪察鑽脈，什麼像礦石，什麼像岩石，怎樣拿鑽子，發生了事故的時候怎樣處理，以及要作些什麼準備……。

「這一年來，我看你在這兒還沒有白白的糟塌了時間，」在我們分手的時候，他對我說。「如果你碰到困難，就要隨時間。從晚班就開始吧。」

庫爾閘葉夫可能不是一個職業演說家，但他一談起他的烏拉爾故鄉，一談起偉大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和談起開礦工作來，總是說得那樣起勁和有趣，我巴不得馬上就拿起鑽子來工作。

在我開始鑽的時候，庫爾閘葉夫故意的避開我。從教授法的觀點來說，他大概相信如果讓我一個人在這裏，我自己會感到有更大的把握。而在我這方面，卻太感激他了，因為他倒大膽的把我調到鑽面上來代替他。我第一班鑽了七個一公尺半深的眼，並且一切都作得挺順利。我已經弄清楚了什麼樣的眼是用什麼鑽子打的，我也知道了該怎樣的去爆破這些不同的礦眼。

在快下班的時候，米克海爾·葛里戈尼耶維契來了。

「七個？好得很。」

他檢驗了一下座子，和我握了握手。他又轉身來對我說：

「聽話的小伙子！我已經告訴了他們，馬上給你按計件工資計算。這樣你就要愈加留神些——必須完成加在你頭上的定額。」

「就這樣吧，」我自語着：「來個定額吧！我完成得了的啊！」

我滿懷熱情和愉快的回到了宿舍。吃完了晚飯，就坐下來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妻子叫她馬上搬來，另一封信寫給集體農莊主席亞柯夫·米庫羅夫，請他照顧一下她的動身。

礦場行政上也鼓勵我把家眷接來。段主任對我說：

「一個有了家庭，而把家眷放在別的地方的人，我想他就不會做出很多的工作來。當你決定要作一個礦工的時候，你最好就在這裏安家。」

在我妻子還沒有來的好久以前，就有人告訴我說，等我的家眷來了，我希望能希望有一套單房間。

這樣的日子終於來了，當我在礦鎮上散步的時候，就不再是一個單身漢子的工人了，而是一個真正的礦工，一個來烏拉爾安居樂業的，並且有個體面家庭的人了。

在這段時間裏，我已經通過了技術考試，並且還升到了最高的一級。我有手藝了！

在一九三五年，我進修完了所謂「社會主義勞動底主人」的課程。

我僅僅上過三年學，所以我必須用功的學習來彌補時間上的損失。上課嗎？我就去上課！聽講嗎？我就去聽講！學習小組嗎？也不反對！我還能登記參加別的什麼呢？

「願意登記參加時事學習班嗎？」

「當然囉！」

有許多人好像祇對說服青年礦工參加學習有着興趣。黨支委會聽取了技術

教育部門的代表、礦場職工會委員會代表和成人學校代表們的報告後，要他們表現更大的主動性。頒佈了學習提綱、日程和進度的嚴格指示。

那時我們的組長是亞克力賽·波亞爾斯基。他這個人對於青年工人沒有多大幫助。他把新來的人的任何一點成就都當作了是對他個人的觸犯。是嫉妒，或是什麼呢？那些想在技術上採用任何新方法的人，就使他頭痛得不得了。有一次，當我還在波亞爾斯基底組裏工作的時候，領班帕維爾·奧塞波維奇·索科羅夫——共產黨員，一個有經驗的礦工，熱心和可親的人——來告訴我：

「你聽說過斯達漢諾夫開採多少煤的事嗎？」

「聽見過。」我說。

「好的，如果我們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的話，你想你能夠開採多少呢？」

「帕維爾·奧塞波維奇，你自己知道，我還是組裏最小的一個呢……。」

他笑了起來。

「唉！小伙子！」他說：「正因為這樣我才來找你呢……幹一下吧。如果有困難，我們會來幫忙你的。主要的是要堅定和自信。」

他向我狡黠地擠了擠眼睛。

索科羅夫以前在我們上班的時候，也不過來打個照面。可是，現在我在這兒就三番兩次的看見他。他老是盯着眼珠子瞧我是怎樣在工作。我整班的工夫，實際上都化在打眼上，所以來不及做一些附屬的工作。我自己並不特別緊張。就像這樣的幹下去，在下班的時候，我完成了定額的三倍。

我和波亞爾斯基一道乘升降機上來，他沒有向我說一句話。他一聲不響的祇瞪着眼瞧我。在這以後，整整有四天工夫，就是我們見了面他也不招呼我，在什麼地方開罪了他呢？

我們組長的這副脾氣，對我們這批年青的礦工是一個極大的暗示，誰也不

敢比他生產得多一點。有時爲了對一個老工人表示尊敬，我們就故意的作得慢一些，讓組長的產量超過我們自己的產量。在這樣的日子裏，波亞爾斯基就會神氣活現起來，並且又在我們面前耍起槍花來了。

「唉！這些毛頭小伙子，你們想想看，拚得過老頭子？噫！瞧瞧他是怎樣在打眼吧，學學人家吧。你們這批小傢伙！」

可是，只要有人變了一下念頭，超過了他的話，他就又鬧起彘扭來了。

隔了好久，我才摸清楚了他的這個毛病。老礦工們的手藝是在長時期的磨練中學得來的。在革命前的舊時代裏，當礦場還握在資本家們底手裏，而開礦的技術還是原始的一套時，根本只能像這個樣子。而我們這批年青礦工來到礦場的時候，新的機器和設備都已經裝置起來了，而且新的蘇維埃的技術訓練方法也提高了。現在，礦場上的整個氣氛是幫助工人加速學習技術。他們過去經年累月所學得來的那套本領，我們現在只要一年或一年半的工夫就學會了。

有些上了點年紀的工人，經過了一段痛苦的時期才使得他們自己適應了這些變化。

「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索羅科夫說。「對於青年工人，必須給予幫助，至於像波亞爾斯基這樣的人們來說，我們也得教他們尊重新的方法。記住我的話吧，總有一天波亞爾斯基會放棄他的成見，而重新估計他自己的。」

他說的很對。

大約在十年以後，我在報紙上看到亞力克賽·波亞爾斯基因為成功的運用了斯達漢諾夫的方法，受到了褒獎。這都不算什麼稀罕的事。斯達漢諾夫運動把那些最頑固的保守分子給掃除了，並且還幫助那些「落後者」走上了正路。

格里哥爾·依凡諾維奇·沙捷耶夫卻完全是一個另外典型的組長。他也是個老工人，但不像波亞爾斯基，他是一切新鮮事物和果敢行動的熱烈擁護者。

他對每一個青年鑽工的成功都感到高興。有一天他來向我說：

「我知道你和你的組長相處不下來。到我這一組來怎麼樣？」

「我沒有意見。」

「就這樣吧，」沙捷耶夫說。「我已經告訴了段主任們，從現在起我們永遠都會『坐上飛機』。」

在下一班，我就調到沙捷耶夫那一組去了，在一塊用飛機來標誌生產數額的公告牌上，這一組差不多都名列前茅。可是，波亞爾斯基的那一組幾乎老是停滯在「騎馬」或「坐車」的標誌上。

我喜歡同沙捷耶夫在一塊工作。大夥兒都尊敬我們的組長，對這樣的尊敬他是受之無愧的：不論是打眼，挖掘和爆炸，他都比任何一個技師高明得多。同時，他還是一個幹練的組織家，他考慮問題的時候，總是從整個國家的利益上出發。人民委員會的塞耳果·奧爾若尼基茲就了解他這個人。

塞耳果·奧爾若尼斯茲時常到我們的礦上來，他和我們那些成績最好的組長們談話，就好像是多年老朋友的樣子。這給予我的印象很深。所以，一想起像我這樣的一個青年礦工，和沙捷耶夫一塊被邀請參加人民委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礦工會議時，我就感到了無上的光榮！奧爾若尼斯茲要我們提出對增加礦石產量的建議。他含着極其親切的口吻和我們交談着。

當時，在我們的礦上還有着破壞分子，他們專幹些不名譽的勾當。在硫磺和硫化磺的礦層下面放火，因而引起了一場很大的火災，使礦場好久都恢復不起來。

歷史決不會放過我們的敵人，對蘇維埃人民造下的這種萬惡不赦的罪孽。我被調到救護組裏去了，在將近兩年的時間裏，我們都是在同火災搏鬥。救護組組員們工作的地方，別的礦工們是不准許去的。他們帶着防毒面具，在那充滿了毒氣瓦斯的空氣中，和非常酷熱的危險地區上作工作。在他們的身

邊有着特別的工具，他們的工作就是清除那陷下去的和斷了的地層。

在救護組裏，我受到了特別的訓練，也學到了一門新的學問，而且還當了分隊指導員。

「你在我們組裏搞得很不錯哩，」政治指導員史彼席羅夫說。

聽到這樣的讚美我是非常高興的，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沒有放棄回去打眼的念頭。

兩年過去了，這場火災被撲滅了下來，但是還有一些礦層因為熱度太高還不能開工。礦場逐漸地恢復了工作，地下的設備也恢復了原狀。礦場都是新開在深達一六九公尺的礦道上的，我帶領着新近組織起來的鑽工組，被派到那兒去工作。不久，我們就到了二四四公尺深的礦道上了。這兒的餘火還在作復燃之勢；雖說增添了通風機，但礦石還是熱灼灼的，氣溫也很高。

由於敵人的這一背義的打擊，激起了工人們底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我們一